

陸放翁全集

渭南文集

冊子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二十

居室記

邵武縣興造記

諸暨縣主簿廳記

婺州稽古閣記

智者寺興造記

常州犇牛閘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上天竺復菴記

東籬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東嶺誌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東嶺志

卷第二十

東嶺志

#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莫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

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尚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詔卽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庾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卽日



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  
尤昂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  
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  
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  
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  
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  
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  
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  
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  
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勅法令圖志  
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賓  
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庳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  
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爲  
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冤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  
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譴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  
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輒共成

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  
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  
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  
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  
舊觀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甃髹丹悉視時低昂交  
手畀梓匠朽鏤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  
民不及知吏不得訟以爲奸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  
是哉堂之名有九曰晝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  
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  
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卽其地可知故不詳  
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  
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  
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  
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  
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  
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  
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  
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  
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  
降籓籓一廬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爲縣令丞  
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  
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  
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  
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  
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  
舉事爲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密者可謂才矣君海  
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  
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  
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  
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鹽廩藉涇支

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爲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於公不斂於民竹箇木章瓦甃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爲殿最於庠祖宗明詔具在汙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旣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

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卽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旣代去曾公桌來爲郡閣之役尚未旣也於是窗戶闌楯瓦甍髹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庠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敘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

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處義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

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  
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蕪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  
不可復爲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天造地  
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廢壞至於此天其使  
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  
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峯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  
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  
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  
賓客進趨擯相襜翼將吏武士執櫪孰何然後爲稱  
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  
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  
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  
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  
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邪方議之  
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  
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



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虛堂  
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廐帑庾之所繚爲垣牆  
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  
加焉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  
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  
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  
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  
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  
毫不敢詞也今茲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  
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 常州犇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  
衝皆疏河以通鐔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  
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  
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  
以地勢言之自剗爲鐔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



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莫涸安在其爲餽也蘇  
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  
苦涸固久地志概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  
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  
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己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  
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  
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  
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  
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  
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  
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  
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  
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  
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  
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  
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

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聞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尚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

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  
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  
於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  
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  
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乎曠一目千  
里草木蔽虧鳬雁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  
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  
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之區翼室修廊以  
陪以擁斲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  
旣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於簡  
繪其棟宇於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  
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  
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  
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爲  
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  
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强承命終以負